



# 以藝術記錄痛楚 美指張蚊

「痛」，在詞義上來說，是一種生理及心理上的主觀感覺。電影美術指導張蚊，身體長年深受痛症的影響，對她而言，「痛」不只是官能感覺，更是此生不能抹滅的記憶。這個不尋常的經歷，並沒有影響她對電影工作和創作的熱誠，反而讓她多了一重靈感，透過自己喜愛的藝術，記錄每個關於「痛」的回憶和感受。

## profile

### 張蚊

香港電影美術指導，從事電影行業15年，參與過多套本地電影的製作。曾經憑著電影《殭屍》(2013)及《空手道》(2017)榮獲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美術指導提名。





《The Pain Dress》這件作品，是張蚊在片場工作時，用打十字的膠紙標記一天裡身上出現過痛楚的位置，及後才驚覺自己原來每天身體都承受著這麼多的「痛」。



## 我痛故我在

常人對於「痛」，自有不一樣的詮釋和體會，對張蚊而言，「痛」是言語都無法形容和概括的感覺。張蚊年少時被診斷患上脊椎側彎症，15歲那年首次在背部開刀，從此與「痛」扯上了不能磨滅的關係。「那時候護士每天都會問我：『今天你1至10痛的程度是甚麼？』我總是答不上。即使我給你一個數字，是否就代表你能理解我承受著的一切？」旁人未必理解的苦楚，在張蚊的口中說來卻是如此淡然，沒有絲毫怨天尤人。長年與「痛」有種折磨式的對話，反而讓她決意透過藝術，探索人對「痛」的想法，創作了一系列相關的作品。

## 藝術修行的啟示

張蚊醉心於電影行業的工作，漸漸察覺自己原來一直將藝術與電影工作看作成兩件不相關的事。直至前年她重拾學子身分，於香港藝術學院修讀藝術碩士課程，重新投入藝術世界，才得以反思現在的工作模式。「過去我總把電影視為工作，難以將之與藝術創作結合在一起。幸好在學院老師的提點下，才重新理解 "Art is living" 的箇中之意，於是我嘗試以思考藝術的模式，去思考電影美指上每一項的工作。」



作品《15 inches》，是張蚊在進行第二次手術前攝下的，現在那條長長的疤痕又多了幾吋。



無論是在製作前期或拍攝現場，張蚊都喜歡與導演進行深入討論。圖為張蚊與導演黃修平為電影《狂舞派3》勘景。

## 當美指的學問

美指的工作，不單單只是建構電影裡的場景和人物造型，而是要確保觀眾在銀幕裡看見的每一個物件，都有美學價值，箇中含意與電影內容相輔相成。以角色造型為例，張蚊表示可從深層的藝術角度去思考和討論。「每個角色的背景及性格，會影響他的打扮習慣。看過劇本後與導演仔細討論，心中自然會對這個人物產生一定的理解和幻想，讓角色在腦海裡立體化，過程與塑造一件新的藝術品無異。」

重溯對藝術的探求，讓張蚊開始明白，工作同時也可創作藝

術，兩者並存，才是她最嚮往的模式。「我一邊拍戲，一邊感受自己身體的變化，習慣將一天累積的痛楚記錄下來，也是一種檢視自身的藝術。」現在的她痛症雖沒有減退，卻依舊馬不停蹄接拍不同的電影。「與對美學有要求的導演合作，過程中拼湊出新火花，是一件樂事。」笑容帶點羞澀的張蚊，說起任何關於創作的話題時，總帶著堅定的口吻及充滿熱誠的眼光，由衷熱愛藝術的人，多難得。❶

## 美術指導的職責

精準的場景設計及角色造型是一部好電影不可或缺的元素，美術指導便是一套電影整體視覺風格的決策人。理論上，電影中任何涉及美學範疇的工作，例如服裝、道具、陳設、甚至是燈光等，都是他們需要負責考量的部分。一套電影的美術指導會與導演及攝影師等多個崗位的人員緊密合作，透過多方面協調讓大銀幕裡每一個畫面都能以統一的風格呈現。



張蚊每次接拍電影時，會做大量「功課」讓每個細節盡善盡美。上圖為她擔任美指的電影《空手道》劇照，下圖為電影《西谎極落：太爆，太子，太空艙》其中一個場景的陳設。